

秋果香，思念长

□吴春华

秋风起，枣儿沉甸甸地挂满枝头，梨也渐渐成熟了。每当此时，我总会想起外婆，想起外婆家的那个果园。

小时候，我是在外婆家过的。

外婆家在乡下，宅基地大，除了种菜，还将屋前一个不小的园子种了果树，有杏树、桃树、梨树、枣树。尤其每年枣花开的时节，院里溢满了甜香。微风拂过，枝头花穗轻轻摇晃，细碎的香气顺着风，漫进每一寸空气中。

桃、杏、梨成熟了，高高挂在树上，小孩子看着眼馋，可够不着，要吃得爬上树，那可在大人的眼皮子底下。只有枣儿，将红欲红之时，附近的几个小孩一约，趁中午大人们休息，偷偷找来竹竿，劈啪一阵乱打。枣儿如雨点般纷落下来，滚得满地都是，墙角、菜地、青石板的缝隙里都有。他们着急忙慌地捡起，装

进口袋。外婆呢，佯装没看见，还把门虚掩起来。

挑个晴好的、保证不会下雨的日子，外婆喊上隔壁的长根叔，和舅舅一起架好梯子，备好篮子，上树摘梨、打枣。我帮着外婆在枣树下铺好箅簾，等枣子落到箅簾上，先捡去残枝败叶，再拾起一颗颗枣儿，放到篮子里。

一篮篮的梨、枣运回家后，外婆几乎给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要送去一些，外婆是村里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人。挎着竹篮的外婆走在乡间的路上，连皱纹里都藏着笑意，与土墙斑驳的农舍相映，宛如一幅好看的画。记得有一个女哑巴，外婆说她是外公的一个远房亲戚，每年夏天的此时都要来外婆家，比划着说话的声音很高，神情看起来凶巴巴。她来时这些自家种的瘪巴巴的蔬菜，外婆却

装满满一篮子桃或梨、枣给她。哑巴回家时，外婆还颠着小脚，送她一程。外婆说她不容易，丈夫是个瘸子，家中孩子又多，送她点梨、枣，给孩子们当个零嘴。

在那个连米、面都匮乏的年代，在外婆家有各种水果吃，日子真的很幸福。记得那时一般人家早晚都是喝稀粥，外婆变着花样将梨和枣放在粥里煮，不仅粥变稠了，味道也不再寡淡，甜甜的，香香的。清贫的日子因着这抹甜香，让我幼小的心里生出了快乐和企盼，体会到人间烟火的美好。

记忆中，外婆善良、勤快、爱素净、爱整洁，说话轻声细语，待人极和气，做什么事儿都有条不紊。身上爱穿青灰色的粗布斜襟罩衫，头发在后面挽着老式的发髻。

后来，爸妈接我回家上学，但每个暑假我还是吵着要去外婆家过。渐渐地，外婆老了，随舅舅舅妈去城里生活，慢慢淡出了我的视线。我有时也会跟着妈妈去看望她，她一点不习惯城里单元房的生活，总说城里空气没有乡下清新，菜蔬没有乡下新鲜，看不到梨花开，闻不到枣花香。舅舅舅妈和表弟们上班后，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外婆慢慢地变得沉默，肤色苍白，神情遥远。为了方便洗头，她那时已经剪了挂耳的短发。后来，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冬天，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一年一度，又到了秋果飘香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岁月寄来的信笺，是记忆里的温情，更是刻在时光里的思念。外婆不在了，可她种的那些果树、留的那些味道，好像还在陪着我。

□陈珍

在我的执教生涯中，有这样一片鲜彩故事的云朵，久久萦绕在心头：那一年，我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教书谋饭。北方的三九天可谓寒酷至极，白毛风雪逃离了本来就细瘦崎岖的山路。按照学校的制度：放学了，我护送一个叫狼窝掌的自然村的学生回家。刚走出校园，小同学们纷纷从风雪的肆虐中挣扎出脸来，摇摆着树枝般的手臂说：“老师，别送了。我们不怕冷，我们能找到家！”可是暴风雪抽着魔鬼般的白手掌即可把那些天真的小眼睛和小嘴巴打回到呼扇着的狗皮抑或羊皮大帽里，且薅着他们的脖领子，不得不让他们转过头顺风顺势而去。我虽然怀一腔子的埋怨，不堪言状地护送着他们，但也慑于制度和责任感的威严，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试想，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

离村子不远了，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风雪氛围淹没中的房屋了。我如释负重地对他们说：“敢回家了吧？”同时发出一个口令：“跑步——走！”他们果然以鸭子的脚步艰涩地跑起来。可是没跑几步又停住了，还堆一打儿嘀咕着什么。我疑惑、奇怪、正为此着急间，突然又见他们转过来挣扎出皮帽里的小红脸，还异口同声地向我喊起来：“再送送我们吧，老师——我们还害怕呀！”口气坚定中带着哀求。

我愣住了。仿佛被白毛风灌聋了耳朵，打盲了眼睛，无奈地裹紧了大衣，迈出机械式的僵硬步伐复又走起来。这些小家伙们却在暴风雪中神秘了许多，走出一种因得逞而得意扬扬的脚步……

到村口了，我不屑打招呼地就要扭头回家。却被这些学生不约而同地更紧更有力地包围起来。这回是天真而坚定地恳求了：“老师，就到我们家住吧。天黑咕隆咚，大飢风，你回不去了。”还有个更大一点儿的女生吓唬着说：“老师，风雪夜有大灰狼出来，茹肉、饮血、嚼骨头！”我先是好气，继而好笑，须臾，便恍然顿悟：噢——原来是这样。顷刻间，我置身暴风雪，却被四围的爱的阳光普照着、温暖着。整个人生，整个职业，心灵，乃至灵魂纯洁而神圣起来。

这一夜，我破天荒地喝了许多酒。有家长们粗涩有力的大手举过来的酒杯；有学生们稚嫩纯情粘满爱意和敬意的反馈之手举来的酒杯……我有些晕乎起来，自信起来，得意起来，自我感觉良好起来！

这一夜，我温暖，幸福，想了很多很多，睡得特别香，梦得特别甜。

师魂

□杨素苹

一块 两块 孤独的肩背负起黑色叹息
一颗 两颗 滚烫的汗消融了幽暗冰川
他眯着眼望太阳 那里华羽竞翔
一座大厦巍峨辉煌 这绝非远古神话

一刀 两刀 粗砺的手慎重地雕琢
一滴 两滴 殷红的血生动了黎明的寂寥
你抚摸着 那还未成形的脸庞
一个笑容 庄严苍凉 这绝非平庸者杰作

一粒 两粒 明澈的眼深情地掂择
一年 两年 青葱的颜色弥漫了原野的荒凉
我凝视着漫山遍野的今天
一丝欣慰 亘古绵长 这绝非痴人说梦的妄想

无数双饥渴的焦灼的迷茫的眼睛追随着你
从一扇门走进另一扇门
从一个窗口瞭望另一个窗口
走过岁月沧桑 从愚鲁闭塞走向智慧辽阔
你们在孩子们心中构建了一座富丽的精神殿堂

雕琢 无比细腻 坚韧 酸辛 期待
那些青春的惶惑 无知的肆意 年少的轻狂
被你小心翼翼地删减 随风远扬
你的名字叫 人类灵魂工程师

你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携着《诗经》的古韵
《论语》的温暖 矗立 坚守
你是渡口那斑驳的船
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破浪
你是慈爱的母亲 威严的父亲 你还是天真的小孩

等一声潮来

□张升航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说的便是世界三大潮涌之一的钱塘江大潮。前些天，我带着爱人、女儿，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目的地便是一线潮的最佳观赏地——海宁盐官。

到的那天，气象预测说是小潮，可我们内心的激动丝毫没有减弱。从观潮胜地公园一路往南，路过海神庙后，那座如母亲般守护着盐官大地的占鳌塔便映入眼帘。离塔不远处，有一巨型语文课本雕塑，呈翻开状的书本里刻有四年级《观潮》一文，孩子们竞相在这里合影留念。我和爱人牵着女儿的小手，沿着江边惬意地闲逛，累了便寻一处草地席地而坐，静待潮水的出现。

“快看，潮好像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原本安静的人群瞬间沸腾起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像中了大奖一般，纷纷朝着护栏跑去，大家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没有经验的我们也跟着起身，心口像揣了只乱蹦的小鹿，恨不得立刻抓个望远镜来满足这迫不及待的“欲望”。“爸爸，我看见了！”女儿的呼喊声清脆而兴奋，她稚嫩的手指正指向远处。我顺着望去，只见雾霭朦胧的江面，此刻竟真的裂开了一线银光。短短几分钟，那道银光像是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汹涌，化作千军万马奔腾而来。江面瞬间浪涛翻涌，气势磅礴。

当潮头一路向西逼近观潮台时，虽没有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可那“一浪高过一浪”的递进感却直击心灵。潮水仿佛带着排山倒海之势，层层叠叠的浪峰如同被巨人推动的城墙。那一瞬间，“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我眼前变得具象化了。我和护栏边的人们一样，举起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但我知道，任何镜头都拍不出这瞬息万变的壮阔，拍不出那裹挟着天地之力的涌动，拍不出此刻胸腔里因自然伟力而激荡的震颤。

眨眼，潮水一晃而过，观潮者纷纷离去。

隐约间，我听见观潮台上一位父亲与孩子的对话，“孩子，爸爸觉得今天真的太值了。虽然我们驾车三小时，还没看到大潮，但当潮水出现的那一瞬间，我承认我被震撼到了。马上你就要读四年级了，当你学习课本里的那篇《观潮》时，我相信你今天看到的景象是所有文字都无法表达的。”

这位父亲的话让我感触很深。或许，这就是此行最大的收获。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只有做与不做。就像眼前的潮水，它从不因旁观者的评判而改变轨迹，人生亦如是，唯有将选择化为脚下的路，唯有站在岸边，让潮声灌满耳膜，让飞溅的浪花打湿衣襟，让胸腔随着潮涌的节奏起伏，你才会真正明白：那些关于对错的思辨，终究抵不过一次亲身的奔赴。



○涝利海风光

郝建国 摄

雨叩秋窗

□任开旺

窗台上的绿萝垂着水珠，我望着玻璃上蜿蜒的雨痕发怔。立秋后的雨总带着股凉丝丝的钝感，不像盛夏的暴雨那般酣畅，倒像是谁把揉皱的云絮慢慢浸在冷水里，再轻轻拧出细密的叹息。

第一滴雨砸在晾衣绳上时，我正翻到旧相册的第三页。照片里的她穿着米黄色连衣裙，站在老槐树下冲我笑，发梢沾着细碎的光——那是二十年前的初秋。我们总爱蹲在树下捡槐花，她说要把这些“小月亮”串成项链送给妈妈。风掠过树梢的沙声忽然漫进耳朵，我这才发现不知何时雨已密了，雨丝斜斜地穿过光影，在书页上投下晃动的水斑。

雨越下越急，像是要把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故事都倒出来。记忆

里的她总爱在雨天踮脚去够窗台上的玫瑰花，指尖沾着泥点子还要哼跑调的歌；会在我考试失利时把热乎乎的老面馒头塞进我手心，自己却因为没做完昨天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急得掉眼泪。记得毕业那天，她站在校门口，雨衣的帽檐被风吹得飘起来，一头的秀发湿漉漉的，却固执地不肯转身，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十字路口的拐角……这些碎片突然变得清晰，仿佛那些年落在我们肩头的雨从未干透。

雨声里混进一丝极轻的颤音，像是有人用指尖轻轻拨弄心弦。我看见二十年前的自己站在雨幕中，看着她撑着蓝格子伞慢慢走远，伞面被风吹得鼓起，露出半截白皙的手腕——手腕上还戴着我送给她的红绳。

雨不知何时小了，最后几滴悬在窗外的桂花叶尖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我伸手去接，凉意渗进手掌的瞬间，恍惚听见有人唤我的小名，尾音带着熟悉的鼻音。风掠过纱窗，送来若有若无的桂花香——原来不知不觉间，秋已深了。

一阵凉风吹来，落叶打着旋儿落在窗台，叶脉里还凝着水珠。我轻轻拂去相册上的雨痕，照片里的笑容依然明亮。

雨停了，院落外的铃铛在风中叮咚作响。我望着渐渐亮起的天空，忽然明白：有些相遇就像秋天的雨，看似匆匆而过，却在心里埋下相思的根。当某天风又起时，那些沉睡的记忆便会随着雨声醒来，在心上最柔软的地方，轻轻开出一朵花。

秋晨神韵

□赵学潮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轻轻揭开夜色的帷幕，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公园，仿佛步入一幅淡雅的水墨画。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悄然浮上心头，为这宁静的秋晨平添了几分诗意。

天空，是那般的瓦蓝瓦蓝，清澈得能洗净世间的一切尘埃，几朵白云悠然自得地飘动着，添加了几分生动与遐想。阳光，变得不再炽烈，而是格外明亮和温柔。它透过稀疏的云层，照在人身上，带来一丝丝不易察觉的暖意，恰到好处地驱散了秋晨的微凉。

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独有的清新与凉爽，那是泥土的芬芳、花草的淡香，以及远处偶尔飘来的果香，让人不由自主

地深呼吸，仿佛能吸进满满的活力。这样的早晨，让人心神舒畅，所有的烦心与不快，都随着这清凉的空气消失殆尽。

树木，在秋风的轻抚下，换上了五彩的衣裳，叶子有的依旧翠绿、生机勃勃，有的染上了金黄、闪烁着耀眼光芒，还有的迫不及待地披上火红披风，如同燃烧的火焰，点燃了整个秋天的热情。这些色彩斑斓的叶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秋日风景画。而那些悬挂在枝叶间的露珠，像镶嵌在画中的珍珠，晶莹剔透。微风吹过时，似乎能听到清脆的碰撞声。

小鸟们非常活跃。它们在枝头欢快跳跃，自由飞翔在空中，不时发出悦耳的啾啾声，为这宁静的早晨增添了几分生

机与活力。这些小小的生命，也在用它们自己的方式，庆祝着秋天的到来，享受着这份难得的清凉与宁静。

人工湖，绿水莹莹，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公园中。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细腻的微波，波光粼粼，闪烁着绮丽的光芒。偶尔，水鸟掠过湖面，留下漂亮的涟漪，随后又振翅高飞，消失在蓝天白云之间。“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湖畔的垂柳，依旧保持着夏日的柔美，长长的柳丝轻拂水面，像是在与湖水轻柔地诉说着悄悄话。而岸边，几朵野花正悄然绽放，它们虽不起眼，却以自己的方式展示着生命的顽强与美丽。

步行道上，早起的人们或快步疾走，或悠闲散步，每个人都穿上了薄外套，抵

御着秋晨的凉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都在享受着这凉爽宜人的秋晨。偶尔，也会听到几声爽朗的笑声，那是人们在交流着生活的点滴，分享着彼此的快乐与收获。

我驻足观望，内心不由得感慨万千。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以它独有的方式，给予我们无尽的惊喜与心动。它用凉爽的空气、绚烂的色彩、纯净的气息，编织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让我们在忙碌与喧嚣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与美好。人生亦如这秋晨，不急不躁，淡然处之，方能品味到生命的真谛。愿我们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收获成长与幸福，用心感受每一个瞬间，珍惜身边每一份温暖与关怀。